

彝家那餐饭

旧影重现

难忘入党的日子

1990年6月15日,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。

初到车间的第一天,车间党支部李书记就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。他告诉我,他已通过学校了解到我在大学时的表现,知道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,是一名有潜力的青年。他鼓励我继续努力,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。那一刻,我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,仿佛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

李书记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:公司党委正在举办“七一”征文活动,希望我能代表车间参赛。我热爱写作,在大学时就是文学社团的活跃分子。于是,我利用业余时间,倾注心血创作了一首诗《向往太阳》。这首诗不仅表达了我对党的热爱和向往,也融入了我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憧憬。没想到,我的这首诗竟获得了征文比赛的一等奖。当我站在领奖台上,接过奖状的那一刻,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耀和自豪。李书记也对我竖起了大拇指,说:“小伙子,不错!继续努力,党需要你这样的新鲜血液。”

1992年7月1日,在参加工作两年后,我终于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[湖北·武汉] 明伟方



1966年,我在四川凉山军分区步兵第15团(彝民团)三连任司务长。

连队驻地在大凉山普格县黑水桥附近。那时条件艰苦,要靠自己解决后勤保障问题。当地山石多坡地多,可耕种的土地极为有限。我们连种了一块七八亩的水田,却没有找到种菜的地方,连队就决定求助当地彝族老乡。

一天上午,我和炊事班长木嘎补助(彝族)上山到红东五社联系菜地的事。并不很远的距离,我们翻山越岭地走了两个多小时,眼前呈现出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寨,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红东五社。

我们正打算找个人打听一下寨子里的情况,只见一个老木苏(老太太)边喊边打手势朝我走来,我被这位老木苏硬拽进她家。

老木苏的家充其量只是个带草盖的土围子,地当中用三块石头支起来一口大铁锅,旁边有两个竹篮子,一个里边装着花椒粒和一块盐巴,另一个里边装的是晒成干儿的酸菜,还有五六个黑乎乎的大碗和两个鼓胀胀的猪膀胱,我猜想里面装的是酒。东西两侧靠墙处有两头十几斤重的小猪和五六只鸡,并没有圈起来,随处走动。

老木苏请来了山寨的头领(社长)。木嘎(姑娘)悄悄告诉我,这是彝家人待客的最高礼遇。其实不用她说我也明白,看她家的条件,这肯定是倾其所有了。

不一会儿,大锅里的水“咕嘟咕嘟”开了。娘俩用铁叉子将锅里的小猪和鸡捞出来,放在地上,又将竹篮里的花椒和干酸菜一股脑地朝锅里一倒。老木苏把鸡毛用手撸掉,她儿子用刀剃猪毛,然后将猪后腿割下来递到我面前,不停地喊:“扎扎数(快快吃)!”可能是我实在是太饿了,也是感激主人的盛情,我和他们一样,大碗喝酒,大块吃肉,蛮有滋味的,尤其是从锅里盛出的酸菜汤,可能是花椒的作用,酸酸辣辣的。

酒宴中,从木嘎时断时续

的翻译中,我终于想起了和老木苏的一面之缘。那是一周前,我到西昌县城办事,在一个小饭铺吃饭时,看到一个彝族老木苏正在和服务员说话,很着急的样子。一问才知道,她想给来治病的儿子买点饭,可是没带钱。记得我当时一共拿出三角钱,为她买了一碗米饭和一大碗牛肉。她将百褶裙用手兜起来,把米饭和牛肉扣在里面,嘴里喊了两声:“卡沙沙(谢谢)!”就飞快地走了。

1967年冬天,我要调离三连时,老木苏的儿子特地赶到营房,和我在一张床上一边喝酒一边流泪,还非要把他的几件好一点的衣物送给我。第二天天刚亮,我趁他熟睡着,从他的礼物中挑选了一件小饰物,悄悄地走了。

高新民 口述 王志平 整理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312

从潍坊上了火车,杨玉琼已换了便服。两人坐在一起像一对夫妻,更像一对情侣。杨玉琼让阎芳州也换上便装,说这样更方便一些。阎芳州笑说:“我穿军装好,身边带着你这个大美女,对打你主意的坏人是威慑,谁也不敢打你主意了。”杨玉琼说:“想不到你还挺幽默。行,你就当个护花使者吧。”心里涌上一阵暖流。

阎芳州说:“牛参谋长托人买的票,其实不用买到兰州,买到天水就可以,买到兰州多花了冤枉钱,不合算。”

杨玉琼说:“他宁可多花钱也要买到兰州。”

阎芳州问:“为什么?”

杨玉琼说:“这样给人的感觉是咱俩结伴到兰州,到了兰州,我去嘉峪关,你回天水去了,两人没在一起。”

阎芳州恍然大悟:“噢,你们家老牛还怪有心计哩!”

杨玉琼说:“看着大大呼呼,也会耍心计动心眼,没有心计,能让我跟你出来?”

阎芳州说:“没想到老牛把生孩子看得那么重!”他不再称“牛参谋长”,改称老牛,因为杨玉琼提醒他,不要“牛参谋长”“牛参谋长”地叫,人家一听就知道两人是部队上的,就叫“老牛”吧。

杨玉琼说:“榆木疙瘩脑袋,顽固着呢,一门心思想着续牛家香火,让我给他生一群牛犊子。也难怪他,那次我随他回四川泸州老家探亲,乡亲围着我俩问:‘有孩子没

有?’有一个远方叔叔还拉着老牛的手说:‘赶快生个男娃咧,不生男娃,那你爹这一支,到你这里就传不下去了,就断了香火了。’说完,还朝我肚子瞧半天,弄得我都不好意思。后来老牛被乡亲们问得不耐烦了,就说‘怀上了,怀上了,回去就生’,让我把肚子朝外腆一些,就像演电影一样。”

阎芳州乐了,说:“也难怪,几千年封建意识在脑袋里扎了根,尤其在农村,这种‘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’的土壤还很深厚。我们老家那里也一样,我嫂子没生孩子时,我爹气得让我哥离婚另找,等我嫂子生了两个小子,我爹高兴得成天乐,再也不提让我哥嫂离婚的事了。我一探家,我爹就问我,你找媳妇没有?啥时候让我抱孙子呀?我说,我哥嫂已经有男孩了,不用我传宗接代了吧?我爹把烟

袋锅朝鞋底上一磕,说:你哥是你哥,你是你,一支归一支,你没有儿子,你这一支就没有了,就亡了,你对得起列祖列宗不?把我说得答不上话来。我不能同他争,也不能讲道理。一说这事我就心烦。”

杨玉琼说:“那你就抓紧找对象娶媳妇吧!上次给你介绍我妹妹,还差点引发你和王玉波之间的矛盾,自从你退出之后,玉洁就一门心思和王玉波好了,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,王玉波提了连长,有一天高兴了,还给老牛提了两瓶酒、两盒点心,到我家认姐姐、姐夫哩!玉洁和王玉波商定,说等小洁毕业,就申请分配到三山岛金矿哩,调过来两人就结婚,坚决不过两地生活,说两地生活折腾得让人受不了,更忍受不了那熬人的思念哩。现在的年轻人不像咱们,很会享受生活哩。”

待续